

4
章克標著

風涼氏口



話涼風

著標克章

行印店 聲明開海上

民國十八年八月初版 實價三角五分

版權

所有

風涼話

著作者 章克標

印刷者 華文印刷所

發行者 開明書店

總發行所

第一六五號
上海華平街

開明書店

卷頭言

後來居上，這篇把在開頭。

風涼話是去年夏天編好的，因為印刷店很忙，所以被擋了起來。

今年春天拿來一看，自己也覺得太薄薄太輕飄了，恰好上年下半年一般雜誌要雜文，半年中間也寫了十幾千字，因此就拉過來加入了。兩者中間的態度雖則有不同的地方，但根本思想還是一樣的。並且我也要留一點紀念，所以仍舊保留了一般的話的原名稱，作爲第二部。

因爲還嫌太薄薄太輕飄，所以再加入了一般雜誌上登載過的三篇文章，和曾作補白用的幾條短話，作爲附錄。

本來想把這書換個名稱叫做豈凡雜文第一，預備將來可以續出第二第三的。但是

怕人窺心豈凡自己誇大他的雜文天下第一所以有點躊躇恰好又聽得了頗有人不高興我的這一種文章的態度是說不負責任的風涼話所以我決心不改動了要保持這風涼話的書名因爲我知道風涼話並不是頂壞的東西。

現在再讓我來發一陣牢騷以完結這篇不像序文的序文。對於這一類的文章岸然道貌的正人君子們以爲太缺少了真面目的誠心覺得很是不對不錯的我很佩服他們有鑒裁的眼力知道我的文中沒有真誠不過要向這一類文章要求嚴肅真誠是和往樹林裏去捕魚到柴行裏去買米同樣地認識錯誤難道明眼的君子會不察知麼？

況且真誠嚴肅是什麼東西呢？那我只看牠是一具紙老虎是要去戳穿紙老虎的自己也蒙起假面具來那才真是笑話哩。態度的真誠嚴肅不是假面具紙老虎以外的東西，真心誠意是用不到這些假面具的。況且我的確根本疑心真誠存在的可能口口聲聲真誠的往往偏是頂虛偽的人。我實在不敢佩服嚴肅真誠我反是喜歡嘻嘻哈哈的雖則我已被教育來終始不會在嘴上嘻嘻哈哈。

是因為這個緣故，我還覺得有些遺憾的，在我的文中，有時也還不能放恣地嘻嘻哈哈。我過於是探究的思索的了，雖則在認識的明確和深刻上，是超過了同一類的此種雜文，但是攻擊力也因此而減弱了。其實，我到並不是想攻擊什麼的，所以我能穀冷得不刺骨，而有點微笑的樣子，至少我以為在我的文中是沒有毒的刺，這一點請任何人安心，不要生起什麼誤會才好。否則那個罪名我是擔受不起的。

最後我說明，豈凡就是我章克標做這一類文字的筆名，此地我用了本名，免得有人疑心暗箭，我實在是不會拉弓的，因為我的姓並不是弓長的張有弓；我姓是立早，我不過自己能立定脚罷了，所以我也決不因為別人的態度，而更變自己的。

章克標 十八年六月十二日，校了本書時記。

序 言

據說，有一位豔羨旅行生活的外國窮朋友，卻又缺乏步行世界的勇氣，甚是無聊，便想出一種聊勝於無的方法：終日在斗室裏環繞着檯子，踱來踱去，口裏不斷地嚷着「到了某站，某站到了！」這在要想旅行就去旅行的閥人，和並不感到旅行的興趣，因而不至於見到別人旅行就眼紅的人看來，大約總都會覺得可笑吧！然而他能夠不抑鬱憤懣以至於抱恨千古，卻全仗還有這可供人笑的方法啊！

去年正是這個辰光，上海的天氣不知是爲閥人好擺閥呢，還是爲使窮人更受苦，每天總是熱到狗伸舌頭以上——請翻子愷漫畫——而我們一班坐在鴿籠似的房子裏的窮措大，爲了天氣雖熱到這樣，肚子依然會餓，不得不聯合起來共同奮鬥。冷氣管，電風扇是裝不起的，冰淇凍，荷蘭水，也只好偶然嘗嘗，便算不枉生在二十世紀，物質文明的時

代。然而這擋得起什麼風，惹得起什麼涼呢？於是，我們只好敞着胸，赤着腳，蹲在背陰的所在大談其空話，借以多多呼出幾口氣了！啊！窮人呼出氣來，冬天是熱的，夏天是冷的呀！克標的風涼話，和那外國窮朋友的室內旅行，對於自己正有同一功效，這就是值得發表的所在了！

也誠知一定有等閥人將覺得可笑，不，也許還十分厭惡。然而，既已生就是窮人，又沒有鄉票的本領，電風扇之類那能有緣相逢呢？在這些辰光，一到夜裏，每個弄堂口的水門汀上，不是都橫七豎八地倒臥着赤身的男女嗎？道德家，衛生家自然都看不慣。但不得不和蚊蟲肉搏的這班男女，他們已很滿足，也許正可做幾場閥人的閨夢。這本是他們所僅有的生存權所擁護着的，那管得別人的笑罵！

由某種因緣的湊合，在去年這個時期，擔任了某一個一命不很長的晚報的編輯，承克標肯以平等待我，寫出這冊裏的許多風涼話，不但他自己感着清快，我也着實揩油不少。現在他結集起來，又另加上一些印成這一一本，不管別人的笑罵，只讓喜歡揩油的好揩

點去，我覺得真是功德無量！富人做道場，窮人一炷香，在各自的心上，功德正是半斤八兩哪！

和克標相識已三年，在他沒有寫出這些風涼話以前，他給我的印象是「望之儼然。」也許因了革命快成功的緣故吧，他也居然這樣地叫喊了！確實的，這一年多來，中國人的精神頗呈動搖，中國人原是東亞病夫，這是病症轉變的徵候。以後將朝着什麼方向展開，雖還說不定，然而這總是和幾位大人先生們的什麼會議無關的。

叫喊吧！呻吟吧！乘這風涼話印行的當兒，我先這樣叫喊！

蓋宇
一九二八年七月三日

白序

去年夏天，天氣熱得不堪。沒錢買電氣風扇，也沒錢吃冰淇淋的我，一手揮蒲扇，一手揮臭汗，已經忙得不亦苦哉了；卻因朋友心如主持一張報紙，又來逼我寫稿紙，這一下真是雪上加霜了。——不，那是火中加炭，因為天熱如火哩。於是沒有辦法，只得摔了蒲扇，提起鐵筆，一手揮汗，一手揮筆了。寫到中間，不知什麼緣故，也有幾次忘了揮汗的，並且也有人忘了這炎熱而覺得有透體清涼的時節。有人看了這些東西，對我說道：

「你在說風涼話哩。」

原來如此，怪不得有時要感到溽暑全消了。哈哈，想不到這就是風涼話，而風涼話有這樣的力量。

熱，這一種現象，據說是由於火氣之故。夏天的熱是因為地表上火氣（熱量）積多了。在我們人身中，也有這些東西要鬱積起來的。俗語裏的「無明火高三千丈」「七竅生烟暴躁如雷」就是形容那火氣的一種景像。

悶熱的夏日，有時會打幾聲雷，下一陣大雨，着實覺得涼爽的，但不過不多幾時，又回到原樣子了。只有傍晚時刻，太陽落下來之後，從樹林中間，會有習習的涼風吹來，使人覺得心曠神怡的。人在動了火的時節，會把一切悶着是話，倒瀉一般地傾出來，也是覺得爽朗暢快的，但這只是驟雨。要感得涼風，習習那樣子的，非風涼話不行了。風涼話本身便是涼透了的東西，不是有清涼的精神說不出來的。這是說話當中的風啊。

* * *

我的這些話，能不能承受風涼話的名詞，要看讀者諸君讀了之後感不感着涼風習習而定的。假使是的，我到該有些悲哀了。「少之時血氣方剛，」我要問我的血氣什麼地方去了呢？倘使我還有熱烈的情感，該是由火也似的忿怒，放出雷也似的喊聲才對的。寫

得像冷冰冰的清泉，不是我這年輩所應該有的。回來，我的青春！說回來，是我的青春已過去了麼？我還從未覺到有過青春過。但是我為什麼已經是透體清涼了呢？我的血冷了麼？這又是為什麼？

雖然像這樣子，我也不十分着急。因為我想，倘使我已經是這樣的一個人，我又有什么法子可想？這是天定的宿命，我也由不得我，只能承受的。這樣，我是不能革命的人，我心裏連低微的炭火也不燃着的。但是我還可以一毫不懷悔地喊出：「舊的禮法，舊的教養，舊的一切呀，我很感謝你們，鎮壓了我不致狂暴顛亂到像發了精神病的人一般。」

但我是這樣的我麼？我還沒有老哩，我的青春呢？

傻瓜！一日裏尙且有白天黑夜哩，什麼都有明暗表裏的！你難道只做了這一點子的稿子麼？別的，不要自己忘了，就什麼空心！

*

*

今年夏天又來了，天氣又是這樣熱，我又寫了幾段這一類的東西，都收在這冊子裏。

其中原也有幾段又是去年冬天寫的，那也因為我的室內放了一個炭盆，感得很熱才寫的。總之都是那熱迫我去寫這些出來的。

倘使有怕熱的人，有歡迎風涼的人，我想把這冊子裏蘊蓄的東西贈給他。至於受了的人感不感得到風涼，那我可不能保證了，因為各人的感覺原不能勉強相同的。但是大概大體總差不多，所以我把牠印了。因為現在是夏天。而且在人間的世中不一定在冬天，也到處像有火爐燃着的。

我真想能有澆熄火的水才好哩。——這也是一句風涼話。

登凡 十七年七月二十八夜十一時半，在江灣。

目 次

次 目

卷頭言.....	一
序 言.....	一
自 序.....	一

風涼話

拜金主義.....	二
汽車讚頌.....	二
革新的中國.....	三
排斥國貨.....	三

贊成禁烟公賣

一六

當今頂出風頭的人

一九

擁護丐業

三

解決失業問題一策

三

茶館

五

娼妓讚頌

三

老酒

八

香烟

四

女人

七

人生四樂

五

嫖賭

三

大一 目

一般的話

標語 10

文學與發財 11

發財與革命 12

革命與戀愛 13

戀愛與讀書 14

讀書與做官 15

做官與文學 16

吃 17
著 18
綜言 19

卷一

認識了時代 ······ 一九

奢侈的中國人 ······ 一〇三

寺院與孔廟 ······ 一〇七

書店流行的一觀察 ······ 一二

再認識這個時代 ······ 一八

奉勸窮人毋須讀書 ······ 二三

附 錄

友誼和辯難 ······ 二六

譚現下學風及其他 ······ 二三